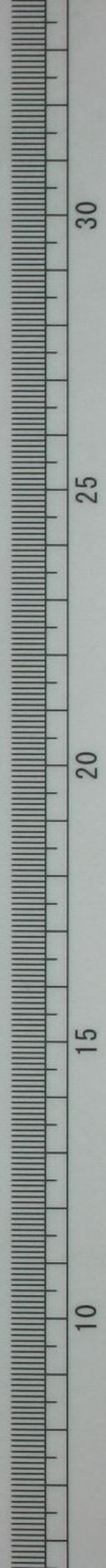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899
55-2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昇仙寶錄卷三

第十六回 判明左道惑人術 講透玄機體中尋

皈一大道自今明 普渡羣迷皈正宗

破開愚癡棄邪徑 吹散雲霧見天清

立志修性與修命 脫出塵凡登蓬瀛

任其謬天別地者 不皈終久難太平

却說老尼僧求韓仙真收留只是叩頭流血苦苦哀懇那慧靜慧圓二人亦叩求慈悲韓仙道汝等請起待我稟明二師

身命金 卷三
祖師無不收留。我豈敢同那無知迷徒。造那欺師滅祖之罪。已未渡出。便想充師。得聞幾句道言。就自尊自大。分不出真假。便誇自己道高。自己不明。便想收徒。傳道時。先教徒弟秘密。而莫言若洩露。便說遭天譴。入其道者。他便說有仙根。便誇徒能成佛仙之果。因此迷哄的男女。盡墜其術。他就借端取利。與徒按佛堂。默念夢授經。皇經心經等等不一。又說放生印道書。那知他將錢哄去。生亦不放。亦不印書。還說甚麼天恩正恩。引恩保恩。頂航十帝。各皆有錢。按四節。歛點燈香油。

錢來往茶資錢。花費錢。一言難盡。爲凡師的。便肥家利己。亦有人公局的。上下人等。各按股分贓。如此坑騙迷徒。不悟。一入其道。男不娶。女不嫁。有夫婦者。不準同房。入了道。再生男育女者。他便說造罪。佛祖不收了。就得領罰。在當師的手中。費幾串錢。就可免罪。嗟哉。如此澆漓世風。愚徒不醒。造下劫苦。真可歎也。豈不知孟聖有云。

不孝有三人。皆聞。無後爲大罪。太深。佛仙聖神先立後。孝全纔能證天真。

身仙寶錄 卷三
迷徒真也太癡盲 迷入左道甚慘傷 晨鐘暮鼓難警醒
造在劫苦空自忙 可嘆迷師欠悔悟 充師誤徒怒閻府 難脫天理循還報
汝早醒醒莫迷糊 莫長昏昏在夢中 急急醒悟修己躬 若等劫到清前債
人傷財破性命傾 陽間遭劫苦難言 死受陰刑更難堪 閻君斷汝坑騙罪
永墜無間受熬煎

墜在地獄空悲哀 空悔在世迷錢財 假充佛仙覺得意
不料死歸地獄來 悲哉痛哉 悔却晚了 哀也白哀 只得懇求掌刑判官
鬆鬆刑法 慢慢的挨 再生人世 再也不敢粧師露乖
可想勸人敦倫常 不敢索隱再行怪 欺滅倫常罪難搪
一言難訴來 地獄苦情 實實難訴來
迷徒速學脫身法 先盡倫常種根芽 自古佛仙重天理
不昧善性得妙葩 莫向倫外糊傳道 理若不圓怒天家

身仙錄 卷二
時過卽知吉合凶 不歸正宗甚嗟呀

韓仙歌嘆一回警醒三個尼僧皆言道我等皆是父母双亡只得供一父母牌位每日三時叩拜供養畧盡孝念我等落髮爲僧焉能還俗婚配求仙師指教韓仙道我批的是傷風敗俗之凡師悞世遭罪汝皆出家無家矣何再還俗只要奉行三教之正理能戒除十惡八邪煉的性光還元能超三代九族共昇仙界也不枉父母盼兒女修道出苦莫像今之僧道雖出家而更戀俗空吃十方穿十方欠人無邊之債再

不務止永墜阿鼻大地獄萬劫難得人道矣今汝三人卽欲學道脫苦待我去稟祖師前來收汝說罷化道金光而去三個尼僧一見又驚又喜不題且說韓仙駕定祥光到了終南山落下雲頭進洞恭拜了二仙師侍立一旁那鍾離仙同呂仙問曰命汝渡脫汝合家怎樣韓仙道林氏立志修煉叔父孀母仍然不悟二位仙師道你去再用法術點他不然大功難成韓仙道謹遵師命又稟明九聖庵尼僧之事二位仙師定靜片時道他三人亦是九六皇胎之元人因渡迷塵亦迷塵

世今逢汝點醒亦是汝的一步功德汝回去傳與他先天之訣功圓果滿時同昇蓮界說罷二仙師又定靜不言韓仙不敢再問隨叩謝恩點領法語出洞而來又駕起祥光不多時到了長安境界在雲端之中任自逍遙隨意歌唱起來了

吾韓湘 足踏雲 手提花籃渡迷人 籃中成的無價寶 俗眼無識認不忖

盛的是 還陽丹 霞光萬道衝九天 費盡迴風九轉力 纔得聚成光一團

這仙丹 人人有 可嘆俗夫不知求 那知迷俗被俗墜 生生死死如蜉蝣

汝若問 生何處 聽吾告汝明白路 生在孤獨極樂地 中原結在菩提樹

男合女 求何難 敦盡倫常卽有緣 善大天命仙來指 功滿三千凡也仙

人得了 這件寶 立地昇仙歸天曹 任汝遊遍天堂景 地府閻君不敢繞

誰吃了 這仙丹 壽同天地不虛傳 九玄七族共超脫

逍遙自在天外天

也能到 瑤池宮 王母蟠桃把飢充 仙酒仙筵任享用

大會羣仙甚春容

勸世界 各聽明 莫迷名利假相中 轉眼無常鬼來叫

妻子財帛盡虛空

惟有這 善惡隨 陰曹各自認是非 賞善罰惡自享受

福禍禍誰替誰

韓湘子在雲端正然歌唱 三尼僧在禪林聽的端詳

直聽的虛空中仙樂音响 莫非是仙師來吟成仙腔

正看時金光中現出仙像 韓仙師提花籃來到禪堂

急慌忙跪接迎三跪九叩 求仙師細指教脫苦之方

祖師爺收不收求師指講 我三人立苦志心無徬徨

韓仙道卽志堅細細聽講 戒十惡除八邪貪嗔消亡

汝當初受戒時也是此樣 犯戒規就不能修煉黃房

酒與色財與氣莫要念想 一概的俗緣斷纔得精詳

也得是多辦善將道培養 善功小也難得丹結純陽
也得要分清了色空真相 五蘊空纔覺出心神清涼
心清涼自然的心無雜念 氣不雜又覺出百脉通暢
百脉通氣氤氳汗如雨降 雨下降衆陰靈皆離身傍
陰神出又覺出元陽氣動 元氣動黃芽生長出中央
中央土生藥苗仙童急採 將藥料採籃中携歸山崗
歸山崗入汞宮交與師長 老師長將藥物烹如蓮香
煨煉成長生藥吃了康壯 還能成佛仙品能昇天堂

小仙童採仙藥不住來往 嚮準了活子時竭力奔忙
真正是不老嫩正堪恰當 直採的無藥生氣相更張
南方離變成了純陽乾象 北方坎變純陰坤卦昭彰
後天卦變成爲先天氣象 有老翁變成了幼童清陽
乾下降坤上起真種子降 這就叫結道胎仔細酌量
加謹慎運清風勤力溫養 長小心莫教這仙體損傷
直養到數月間脫胎出殼 蹬紫河闖三關飛昇天堂
仍得要用心氣細心乳哺 三年功並不敢粗心荒唐

直養的仙體壯性光明亮 陽神出照透了三界十方
這仙童能孝順先天父母 更能以超拔這後天爺娘
更能以超九玄三代七祖 有功的自然同歸仙鄉
有罪的親與祖超出獄苦 人沾光鬼沾光並非虛揚
不同這塵世上忤逆孽子 敗門風喪陰德累墜爹娘
勸世上迷塵客莫把德喪 自無罪亦免得親暗被傷
善與惡皆人作何不學善 人說好神亦佑身卽沾光
汝三人欲學道記住吾講 再告汝修道要牢記中黃

要緊處莫妄想少生魔障 妄心起就有魔磨汝心腸
現幻景迷汝心心越妄想 或見佛或見仙更覺荒唐
或聽見虛空中神仙說話 這幻景仍然是難脫苦洋
三尼僧聞此言智慧開放 急跪懇求仙師大發慈光
怎樣是真景相求師寔講 免的俺入幻景白受勞忙
韓仙真叫尼僧細心爲上 莫自是莫自滿莫要傲強
莫誇功莫誇長莫訐人短 莫恃才莫恃智莫沾名香
莫驕奢莫淫佚也莫詭與 莫爭勝莫占先虛假心腸

莫怨天莫尤人莫輕神像
莫茹葷莫殺生學佛慈光
也莫要畫已志不能前往
若限住怎修的性同日光
佛仙聖皆人鍊全憑志向
志向堅任魔考難階志剛
草仙輩有大志鍊歸上品
何況嗒是人身不如草鱗
汝三人戒住這其餘毛病
也莫要生妄心惹魔來傷
魔來磨心不動魔既消滅
魔消滅道易成煉歸樂鄉
汝若問真景相口難說講
非經驗難形容其中精詳
真玄妙在身內非是外相
身快活心杳冥如居天堂

築基成陰神出汗如雨降
燒斷了情合欲淫根斷亡
陰靈盡身純陽元氣自動
採大藥卽採的身內元陽
採藥時心清亮就如月照
採完時藥不長再交陰陽
自身內真陰陽交會中庭
結靈胎身心懋如歸樂鄉
結了丹凡動靜言語雅相
佛經云面舒紅如含丹光
二派的太和氣佛仙度量
七情無六欲斷俗氣消亡
凡行爲皆圓和無不恰當
知萬物是一體性同一娘
這卽是真景相內外妙相
不同那左道門外面色粧

內嫉妬外粧着有些道相 便虛揚得玄妙哄弄愚盲
那知道一入手卽入魔網 幾日間就看見佛仙現光
或者是見星宿面前懸掛 或黑天見月光照耀身傍
或者是身遊玩虛空天上 他便說神出殼去到天堂
或夢中與佛仙長長來往 並不知入妖邪如昔紂王
這也是當迷師將道傳假 也因着妄想心纔愚魔障
每日間妄想着成神成佛 妄心起惹魔來磨汝性光
因此的修道多成道甚少 皆被這左道門引入獄鄉

有識者不迷他邪說景相 立大志積功德先盡倫常
有根的自然悟透至理 先明德又新民卽得精詳
根淺的迷幻景還覺得意 越修煉越酸懶面無紅光
真效驗在身內越鍊越壯 莫向那身以外去尋假方
莫聽信俗師哄妄言傳講 迷人術鍊不成終白勞忙
汝三人卽欲修戒去妄想 切記吾這一篇修道要章
時刻的加謹慎靜心修養 朝於斯夕於斯修理中黃
一晝夜十二時竭力不怠 須臾間不可離孔伋語揚

總得要淡紅塵情欲皆杳 心清涼氣穩順牢守性光
苦修鍊數年餘丹成九轉 享安樂千萬年永壽無疆
且說韓仙將左道邪妄說明恐其入魔又將道中玄妙真景
實告好教三人竭力前修三人聞聽皆開心殼急忙叩謝指
教之恩老尼僧又道我這纔覺心中明白如雲開見日秋水
月明一般我自幼走遍千門萬道並未聽此明言至情至理
的若非仙師誰能明透誰敢明傳真相韓仙道俗師非是不
明言欲傳而不明畧知一點卽胡言哄人正是

知者不多無的可說 畧知一點妄言造魔 自尊自高
自稱仙佛 妖言惑衆迷人太多 稱甚真眼任口胡說
上供考功敢封官科 中舉會士富貴爾得 借端取利
甚是可惡 若傳道工更爲吐沫 念甚而字任心遊魔
三十三天片刻走爰 傳的道言不教徒說 若說皆知
再指着何 夜聚明散尤如賊夥 因此造罪上怒神佛
大劫下降災此等惡 再若不醒定加重苛
韓仙說罷又叫三人謹遵吾告汝丹訣急修莫怠不生妄念

自然不招魔混不起疑惑免入邪徑迷踪。吾囑切記吾去也。說罷化光而去。三尼僧急叩謝各遵師言勤修不題。且說韓仙離了九聖庵來至大街。又變一道童走到自己府門。正逢叔父下朝而回。隨走轎前請安。且說韓愈朝下回家來至大街。見一占卦的先生。韓愈思念湘子心中愁悶。並不見音信。隨分附下轎來至算卦的面前。便將算卦占吉凶之事說明。那先生將卦盒掬與韓愈。搖了六搖卦。逢地水師。先生道。行人信至矣。眼前就要見面。但只有些神煞遮掩。難以認清。

斷 行人信至來相逢

犯着神煞遮形容

曰 須要細心將他問

或念親恩露真情

韓愈問道甚麼神煞。先生道。時過卽知。言言相應。大人不必下問。韓愈也不再問。開了卦禮。隨上轎回府。正逢見一道童轎前請安。又呈上書信。韓愈接過一看。上寫韓湘謹封內。函實告衷腸。韓愈看罷。心喜。隨下轎。領着小道童來至書房。拆書細看。要知如何。下回分解。

雲遊仙竇光胤讚

韓仙批明假合真 度化尼僧脫凡塵 若非點破夢中景
佛徒亦難免沉淪 此意序在黃卷內 以作明鑑照後人
迷踪愚徒速悟醒 免入岐途遭魔侵

十七回 慶叔壽大顯神通 勸嬸母細談逍遙

春氣撲面似仙風 新雨潤澤物華濃

仙童按爐烹妙藥 道客鍊丹返形容

抽去凡骨換仙體 脫却塵緣金蓮生

功滿全憑勤修省 果圓性歸無極宮

却說韓愈拆開書信以看寫的是愚侄拜上雙親駕安萬福
叩懇赦侄省親之罪雙親莫怪侄因看破紅塵之苦而偷閒
好遊現今安居終南勤修不怠畧得些玄妙之趣勝居紅塵

之福百倍免雙親望念倘有幸時修成正果接引雙親同昇天界永受萬世不休之樂畧恕愚侄不孝之罪叔父孀母暫保養身體莫生憂慮之心得閒時亦當修己性命脫却紅塵假福祿趙孟之貴望獲親大人閣下細察愚侄甚是妄言不敢多叙韓愈看罷心甚愁嘆又問道童我侄兒還回來否道童說不久的就回家看望韓愈又問汝與他在一處否道童說他是我師兄同師學道今奉師兄之命前來送信說罷就告辭就去韓愈留他不住他去了不題且說到了二月初日

正是韓愈壽辰府門掛彩慶賀合朝文武官員同親友俱來拜壽便分咐預備筵席候客文武官員正赴筵時來一黃瘦老道投貼拜壽韓愈煩燥欲待不收恐受同僚嗤笑只得勉強將道士接進中庭拜壽以畢那老道也不謙遜便坐在首席他就開懷暢飲起來了不多時醉如瘋狂隨大聲言道韓大人爲何還迷昧愚癡大禍不久將到還不同心脫苦海之孽累躒此苦惱光圖眼前快樂不思日後煩愁話未說完把韓愈氣的面目改色便叫傢丁快將這野道士赶出去爲何

說此不吉之言說罷衆家丁向前推擁老道老道說爾等少得無禮聽我再唱一歌以慶大人之壽歌曰

爲謗佛仙造天譴 減福折壽令人慘 汝還痴迷不悟惺時到卽知情苦寒

大人細心要泰悟 不醒難免苦遲途 自有親人難作伴 風雪寒苦悔當初

苦勸大人早回頭 莫等貶謫空煩愁 淒淒涼涼甚可嘆 單人獨馬奔潮州

正唱時韓愈分咐快快將妖道與吾亂棍打出衆家丁各執鞭棍就要來打那老道用手一指皆如泥塑木雕的一般各撐着架子不能動轉老道又說汝不要癡迷不悟要汝切記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說罷又照空一指道汝係從天堂來也說罷竟自去了衆皆面面相視俱無言可答又聽的空中仙樂齊鳴皆出庭看時只見祥雲結彩瑞氣滿空又有幢帆寶蓋對對鳳鸞圍繞湘子颺颺落在庭前只見湘子形如玉皇殿前左金童子一

般真是仙風道骨氣不同凡各暗誇不題且說韓仙從雲端落下手提花籃走進中庭與叔父拜壽又問衆親友安各皆還禮那韓愈如在夢中一般見了侄兒淚流滿面悲嘆不已韓仙道叔父不必悲傷我奉命來慶叔之壽誕我帶來的王母賜的蟠桃與叔賀壽說罷花籃中取出奉上韓愈一見甚麼是蟠桃就像秋不老的桃一般便道汝不要嘍嘍氣氣的惑人了分明你是得了妖道之邪術了汝果真成仙我今壽辰缺少鮮花汝教庭前荷花鋼中荷花長出傾刻時開了算汝成仙韓仙道這有何難說罷照着荷花鋼內吹一口仙氣仙風溫暖不多時萌芽出土頃刻之間枝葉茂盛紅蓮開放真是花鮮葉嫩令人可愛衆人無不賀彩韓愈心亦喜悅走至花前細看見花瓣上有金字兩行是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韓愈看罷不解其意道汝這花上字是何意韓仙道這是叔父日後難景叔父若惺悟歸山隱修可脫此難韓愈聞言氣衝斗牛便怒道汝如此被邪迷心還要胡言正發作時內宅

杜夫人合林英聽的說韓湘回家急命人來叫向內宅韓仙
隨侍婢來在內庭叩拜嬌母杜夫人一見湘子便向前手拉
侄兒就止不住淚流哭訴道

見侄兒來家庭喜中生悲 止不住傷心淚如珠雙垂
你爲何聽信了妖言迷昧 學甚仙修甚道學甚吃虧
現放着啗家有無窮富貴 汝若是勤讀書也得奪魁
坐高官管萬民誰不遵諱 光與前裕於後何等雄威
再說是汝叔父兄弟兩位 只有你一脉傳結祖根輝

汝若是不同家韓門絕嗣 到衰老誰送我埋在土堆
你細想我夫婦怎不垂淚 這家私撇他人揚如塵灰
汝叔父爭功名心勞不退 每五更待漏忙去把君陪
爲名利直使的心神俱碎 直使的身體衰壽亦殘危
爲的是你一人恐汝受罪 嚴教汝勤攻讀莫把志恢
那知你聽信了野道迷惑 逃在外學甚麼佛仙光輝
也不念汝嬌妻結髮恩惠 妻年幼受孤寡偷道有虧
撇下俺老合少何等傷悲 俺夫婦思慮汝愁病床幃

幸虧了孝順媳勸解多會 晝夜的常侍奉不嫌息穢
 又談今又論古寬俺心肺 我夫婦稍寬慰纔脫病危
 俺夫婦纔康壯復了原體 汝的妻也病的幾乎命飛
 也是他心純孝明不生悲 背地裡未免的不把淚垂
 也因他孝心切天加慈悲 也因他智識廣自解自圍
 幸虧了合家人皆離病厄 合家人皆復始康健身偉
 汝今回咱合家團圓聚會 不由我想從前心中生悲
 越思想越悲痛止不住淚 直哭的眾家奴齊哭一堆

直哭的林英女頻頻落淚 又不敢太傷情恐丹失虧
 只得是穩住心定靜安慧 掃斷了情合欲丹生光輝
 勸婆母免悲傷過哀傷肺 汝侄回嚙合家喜氣又垂
 韓湘子忙叩拜請嬌恕罪 我嬌母免悲痛免把心恢
 杜夫人止住淚拉起湘子 想是汝受不過苦楚纔回
 想是汝看清了老道迷惑 大畧着不如家紅塵福威
 韓仙真聞此言喜氣笑微 請嬌母聽侄兒告訴原委
 兒看破紅塵福不能久會 一世福如夢景轉眼灰飛

身仙寶錄 卷三
我思想在家修長侍庭幃 我叔父不信佛長使家規
不得已逃出家是非塵累 受須多艱難苦纔脫塵圍
投遊了終南山洞中隱諱 二仙師親傳我丹訣道規
我嬌娘聽見告仙山快樂 比紅塵王侯貴強着千圍
竟年間如春和仙風撲面 也不寒也不熱溫柔風飛
有金童合玉女侍奉陪伴 無一時不叫我如意自得
渴了時急烹煉甘露之水 哈一口瓊漿茶香氣芳菲
飢了時又端上仙菓甘脆 若吃了渾身上舒暢樂垂

清閒時叅玄機鍊丹開慧 心神亮氣香甜串徹週圍
能串通天堂路往來無阻 能串通幽冥府閣君敬畏
能降住北海龍擒歸虎位 能伏虎入龍穴各不舞飛
煉成了舍利子黍珠生輝 直煉的元復始去把母陪
若悶時在山頭聽百鳥語 有孔雀合鸚鵡鸞鳴聲微
觀奇草合鮮花滿山增翠 清香氣迎面來熏的甚得
仙蝴蝶仙蜜蜂採取蓮蕊 常往來上下翻如同雲飛
有仙童唱歌曲攸揚得意 口吹笛直吹的滿山靜微

說不盡仙山景與妙樂趣
說其來令人愛令人讚美
任憑你作公卿王侯之位
難比這仙山樂舒暢景得
苦修的丹書詔昇居天位
或封佛或封仙按已道德
享清福快樂景難言細味
直正是仙山景逍遙樂垂
長言說紅福盡清福無盡
享清福千萬年永把帝陪
享紅福多者是數十年數
爲名利把心神勞如塵灰
逐日忙不得閒不肯心退
有子孫更添上枷鎖纏圍
直忙的無常到活抓心肺
捨不的也要捨空手而歸

一輩子若無惡陰司無罪
閻王爺又分附去往輪迴
過惡的免不了地獄罪累
有兒女也不能替汝一回
受滿了再轉生紅塵受罪
或四牲或六畜後悔難追
生又死死又生生死受厄
脫不了往來的循環理催
因此纔佛仙聖空中長嘆
視紅塵如苦海甚是驚畏
愚迷人墜紅塵自覺甘脆
到臨死也知悔空勞一回
尊一聲我嬌娘細細思忖
早尋條明覺路莫將身虧
早惺悟莫等到悔時悲歎
早修到佛仙界免却是非

昇仙寶鑑 卷三
見盼的合家人同迓苦厄 同清修出苦法同登仙魁
同享那清靜福逍遙天外 我嬌娘速覺悟早把頭回
却說韓仙把佛仙樂景告明又將紅塵孽累說清指望嬌母
同心同修清靜之福杜夫人聽的也有些覺悟欲學修行又
貪戀紅福真是孽緣難斷心中直是躊躇不定待了片刻隨
又歎道我總然欲學修道離終南山如此遙遠我怎能去了
再者汝叔父最不信佛仙怎能得修咳罷罷罷我還享這紅
福受我的罪罷我實在難由自主亦欲得清福我却作了難

侄兒替我拿個主意怎好正是

可嘆世人太迷混

皆被孽墜難清心

道客多者神不定

又戀道緣又戀塵

韓仙聞嬌母之言道汝何如此心魯佛仙卽心心卽仙佛只
要心了俗緣卽能前修我有一歌嬌母細聽歌曰

卽欲學仙何必歸山 在家清心卽同仙山 當日彭祖

壽八百年 有戒有斷凡體舒坦 續妻四十生七十男

原自會養如居仙班 不悞修道不耽成仙 去世正果

身仙聖金 卷三
至今相傳 不同今人不知戒貪 耗盡元陽早歸陰間
不知保養不顧命關 因此壽短不及彭仙 守身得法
纔能延年 自古佛仙皆是這般 世人不悟枉造罪愆
有等邪教不立後男 孟師有云也得細忖 不孝有三
無後大焉 愚迷背謬難逃天譴 勸衆迷徒速改前愆
遵行聖教不悞學仙 後若難立積德爲先 奉行衆善
天自垂憐 實在難立修性永專 急修不怠超渡祖先
也盡子職孝心純全 倘若有後莫損先天 速學修道

保養性元 修成正果快樂無邊 惟修丹道孝盡周全
果真修成九祖昇天 同享清福同居仙班 除了道成
難得樂天 除了九轉丹難光圓 除了祖師難講訣言
共同飯一借乩明傳 傳眞道訣九轉丹全 玄機妙理
盡洩乩盤 有緣有識急登法船 如今道門各皆失傳
失傳入邪上怒天盤 速棄邪徑免受天譴
韓仙真又尊聲嬌娘聽真 欲修道何必的不定心神
學修道不過是不溺塵世 一旦的俗情事不存在心

情合欲恩合愛漸漸退盡 看破這紅塵苦不如修真
身居塵心脫俗恰似仙景 內不襍外不擾可養元神
心純靜自然的氣血調順 氣調和百脈通轉如車輪
若修的性光足上朝老母 永享那天堂樂無窮妙音
勝在這紅塵世往來受苦 塵世上如苦海何時了心
我嬌娘年五旬不速悟惺 世界上有幾個能活百春
就算是活一百也難免死 若死了無善功愁見閻君
受了罪有兒女難替一點 只得是自去受冤向誰云

陰曹府最重的善男信女 發往那福地去享太平春
修道的到陰曹閻君接送 送上那天堂去封成仙真
若修的性光圓丹成九轉 玉皇爺丹書請去陪帝尊
或者是道德高昇爲佛品 或者是朝無極侍奉娘親
不但只不受那閻君轄管 倒管着閻王爺賞罰明分
正言時韓退之來到內院 細聽的韓湘子講說道真
却說韓仙正勸嬌母清修韓愈筵罷送出文武官員合親友
來到內宅外聽的侄兒勸他嬌母學仙等語更覺怒從心

頭起便一步闖進內庭韓仙見叔父來到面現忿怒之色不敢多言急讓叔父請坐林英亦向前問候不題且說韓愈又回嗔作喜道韓湘汝今回家還迷那些妖術邪法否爲何又引汝媪同去受他迷惑汝何如此痴迷到底有何落頭有何結果依吾說從今不必學那痴歎邪行只要汝立志攻讀還少不了咱公卿之爵人生世界逐日奔忙還爲何事日後見女有此根基便是世代侯伯之苗汝自思想何等法高韓仙聞言含笑而吟曰

任兒雖然心邪迷 學仙得些玄妙趣 天堂樂景任逍遙
勝於紅塵逐日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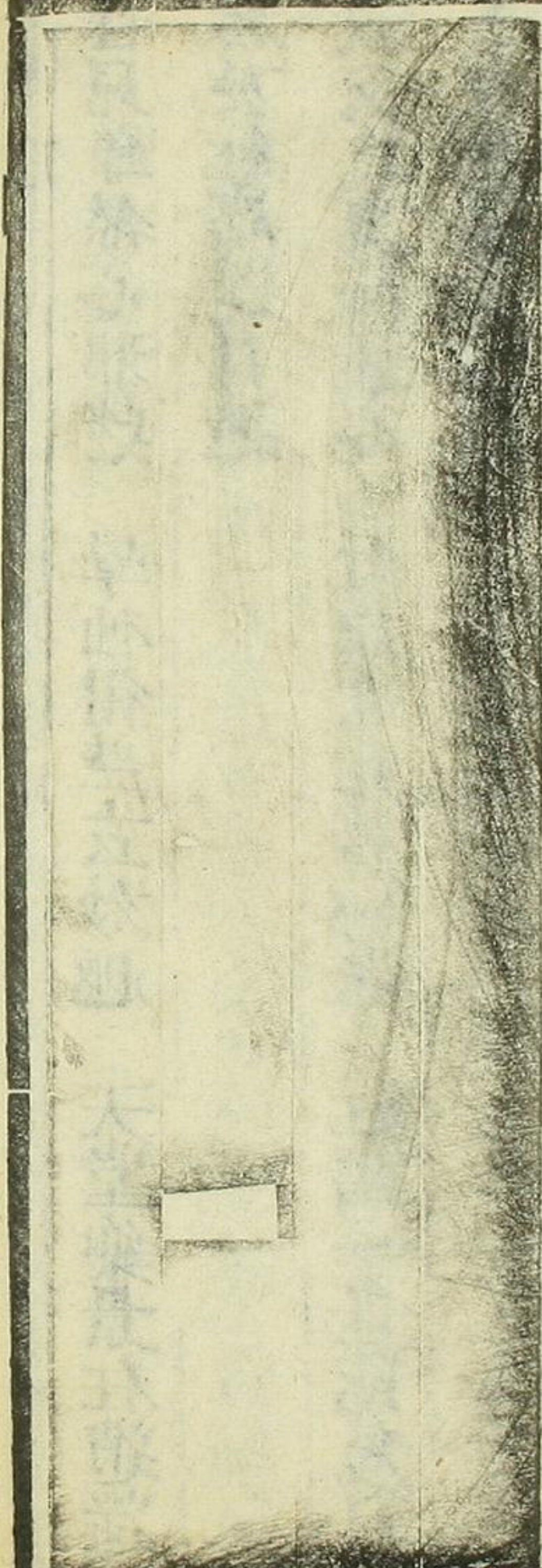
叔父也莫痴迷心 紅塵尤如苦海深 紅福一世能幾日
少有錯悞苦臨身

范蠡張良早悟惺 早逃塵外隱形容 若非脫出苦海去
難免陷入虎穴中

莊周脫去柳鎖纏 不愛嬌妻不作官 成都去把老君拜
逃出苦海昇天盤

自古佛仙皆出塵 莫非皆成邪迷心 叔父在上細察省
何等法高請思真

韓仙吟罷將韓愈氣的怒氣大發若問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書房中三仙夢點 金鑾殿韓愈遭綁

乩筆奧妙通蒼穹

三教源流洩盤中

專等元人尋覺路

同皈一道面無生

却說韓愈聽見侄兒之言直氣的面色俱變又不敢過責恐
侄再逃走便忿忿而出回書房而去韓仙見叔父忿怒而去
並不知回心心中也覺愁嘆愁的是叔父災期將至若不渡
脫終難免天罰之罪想罷隨起身又到了書房見叔父仍是
怒氣不息遂向前叩拜口尊叔父息怒恕兒冒犯之罪細聽

吳仙寶金 卷三
侄兒上稟遂開言道

尊聲叔父細聽稟 莫怪侄兒言冒衝
侄兒奉命將叔度 脫却紅塵是非坑
且記馬阻藍閔道 雪飛萬里苦難行
苦勸叔父早回首 可免一概苦無情
莫思侄兒妄言語 惟望叔父察厥躬
韓仙說罷化光去 足下生雲升虛空
高聲又尊叔父聽 侄兒言語記寸中
卽不欲修佛仙景 也記莫管閒事情
韓仙說罷升天去 韓愈如在睡夢中
昏迷半晌纔甦醒 他說言語略記清
仍是心怒愁難解

我今並非入邪崇 又想正能趨邪魅
那怕妖魔與精靈 想罷又到內宅看
只見合家笑面迎 韓愈告明湘子走
去向終南學魔情 我看大半是妖術
妖道命他來家中 汝等莫聽妖言惑
若信其言終久凶 杜氏林英皆告稟
湘子成仙是實情 若是妖術來攪亂
何敢白天混家中 太陽光照魔鬼避
妖魔鬼怪皆夜行 湘子成仙歸仙界
今來渡化滿門庭 韓愈聞言更生氣
你們皆被邪氣蒙 自古神仙居天上
那有凡人成神明 汝等莫被邪迷惑

若迷終久是禍坑 杜氏聞言心中想 開言尊聲老爺聽
湘子若非成仙品 今衆官員皆看明 若是邪魔來擾亂
衆官亦被邪術蒙 老爺不必心疑悶 早些回頭脫凡籠
咱今無見又無女 你若不修甚愚蒙 你言凡人難成仙
古來好人今神明 神仙若非凡人修 古來佛仙從那成
老爺細看神仙鑑 莫非皆成妖魔崇 古來三教明世界
老爺須要細察清

韓愈聽了杜氏之言如風過耳傍一般氣的回書房而去不
提且說韓仙回在終南山自思叔父不知回心逃苦難免災
禍齊臨想此甚是悲嘆悲的是叔父遭天譴之苦嘆的是叔
父心太愚痴不知回首又暗想道若不設法度脫叔父總難
安心不免再去夢中點破看是如何想罷又到了南天門見
了祖父韓雲華父親韓會說明來由說罷三仙各駕祥雲回
家來渡韓愈不多時來到自己家庭正堪三更時分不提且
說韓愈聽了杜氏之言心中煩燥回在書房正然悶愁臥在
床上不覺睡去不多時聽的咳嗽之聲只見父親同兄與侄

來至書房遂急起身向前迎接與父同兄使禮問安又開言道
父親與兄長 尊坐聽言良 遠來可安否 今朝回
家鄉

尊一聲老父親合我長兄 同侄見從何處來在家庭
從父兄不在家我甚悲痛 撇下了侄湘子不遵規行
信了那野道士妖言迷哄 不習文不演武不求功名
我略使家規法管他歸正 他竟然逃在外去學邪崇
昨日間回家來我心甚喜 那知他仍不改邪說之行

迷惑的一家人皆如作夢 皆信他迷言語學甚仙風
今有幸父與兄同回家內 想必是在路途將侄見逢
勸的他回家來學習正用 立志向少不了富貴功名
韓雲華叫我見聽父告汝 把始終細來由汝記心中
小孫孫韓湘子修成正果 回家來渡合家同歸蓬瀛
渡不回合家人他甚悲痛 請我來明告汝速逃禍坑
自因汝謗佛仙造下罪孽 玉皇命勾去汝福祿亨通
貶謫那潮州城困苦不定 那時節再不回永墜獄中

汝尙且心痴迷不知省悟
不思想忍合愛捆人網繩
你那知富合貴福盡禍至
不尋個脫身方逃此灾星
早悔悟速改過速逃孽累
上天爺不加罪改過人了
撇了這假富貴紅塵幻景
立大志能修的天尊有名
或仙品或佛果清靜神位
直修的這性光去面無生
勝在這紅塵世吉凶不定
生了死死了生無時消停
汝若是任執迷不遵父命
脫不了藍閹苦後悔無情
韓愈聽罷心中仍是恍惚不定也
不敢多言韓會又道賢弟

不必心中疑惑細聽愚兄道來

叫賢弟莫疑問聽兄細談
因汝身有禍至向汝明言
皆因咱祖上的陰德浩大
纔積的仙性降來咱家園
因此纔韓湘子不失性善
遇祖點即惺悟不欲作官
學修仙脫俗累心超世外
修成了九轉丹封成天仙
奉玉旨回家來渡咱合家
渡一家同修道同歸仙班
同享這清靜福快樂無限
任逍遙仙山景不受牽纏
今湘子渡不惺賢弟回轉
怕的汝後悔晚困苦難言

韓湘子惟恐汝去受磨煉 去請吾同咱父來向汝談

勸賢弟為何的痴心貪戀 這幻景一轉眼就要消完

汝果真不早醒禍就將至 即刻的貶出了路遙八千

到那時不欲捨也得強捨 空哀痛空悲傷王法難寬

汝要想脫此難無他方術 除非是學張良歸隱林泉

叫賢弟記父囑與兄言語 莫當作夢中事倒倒顛顛

韓會囑罷韓仙又道叔父尊坐任有一歌細聽

叔父不必愁悶心 莫疑夢言無評論 仔細省察夢告

訓 速學方法逃凶津 學仙學佛甚平穩 任意自在

樂天真 說罷提筆在手寫在壁上歌曰

佛家法 人難察 若阻當 上天罰 捨親眷 離皇

家 路途苦楚堪嗟呀 海邊乃是凶惡地 若無正氣

染黃沙 勸叔父早 醒罷 速解紫綬學仙槎 學仙槎 得妙

葩 妙中樂 無邊涯 脫了一片苦魔障 不受困厄

不煩禱 請叔細省察

湘子馮畢又囑曰 叔父速醒 莫太痴蒙 夢告言語

並非虛情 心若疑惑 定有災星

韓雲華向前又道汝當速醒不可疑惑不定若等悔時苦楚難言說罷着韓愈擊了一掌而去各駕祥雲飛空不題韓愈被父一掌打醒吓的汗流遍体心中惊疑不定心暗想道還有甚麼禍事爲何父與兄夢告甚是凶險又抬頭看時夢中侄兒馮墻上言語尙在也是夢中所告之言心中十分警疑心又想道夢中言語還有甚麼評証我忠心保國並無私曲怕甚麼禍患想罷仍難安眠反來復去不覺雞既鳴矣天交

五更遂既起身齊整衣冠上朝候駕且說唐王早朝登殿文武三呼朝拜以畢唐王道衆卿有本早奏無本捲簾散朝都察院都司黃興國上殿奏道今有邊報摺子到來呈上請我主細閱內侍接過現與唐王唐王展開一看原是西番國命二使者進釋迦佛骨此骨祥光結彩所到之處無不祥瑞國泰民安真乃鎮國之寶也請主定奪唐王觀罷心中大悅急傳旨命刑部尙書邢立德前去到邊關迎接佛骨又命工部鑿管佛骨祠兩道旨下滿朝文武無不慶賀真乃瑞氣之兆

惟韓愈心中不悅急言道旨且慢行臣有本奏上內侍官奏於唐王唐王命宣韓愛卿上殿韓愈隨那旨上殿奏道

韓退之跪金殿口呼聖君細聽臣把此情奏明元因

西番王他乃是外邦外國數年間無進貢奉養我君

他今來進佛骨其意詭詐分明是戲中華無有明人

爲何的拿死骨以作寶進這也是不祥兆侵中國心

萬歲爺細察情批斷正論萬不可命來使進邊關門

唐王言道愛卿下殿我自處妥韓愈謝恩下殿不提且說這

唐王心中游疑卽命停旨不接佛骨欽差邢立德上殿奏道臣有本奏細聽臣奏來

尊萬歲細惺悟莫失仁和西番國進佛骨其中無他

進佛骨他也是敬重我國因西番是佛國長長重佛

使者來有甚麼損傷不妥若阻隔卽失了各國通和

若斷了各國內使者來往輕稅貢怕的是惹動干戈

尊我主萬不可失此仁政看來使隨機變纔得穩妥

昔孔聖遊列國大典善化勸說着各國王欲富求和

若失了這和字國家大病 干戈動各相爭傾國之說
望我主細測度堯舜仁政 無非是以善感不傷中和
唐王爺聞此言急命接貢 要恭敬番國使纔顯高闊
教他國見中國人傑地靈 再不敢來犯邊不進貢科
邢愛卿領聖旨急去迎使 莫慢待番國使失却仁和
且說邢立德領旨下殿去向邊關接佛骨走了非是一日到
了邊關同守關總帥開關出迎將番使接進關門護佑而行
不多几日到了長安城外報進朝堂唐王正在金殿議政聞

報急傳旨排駕迎接佛骨不題且說韓愈從諫阻不教番使
入關聖上不准其本心甚憂慮憂的是恐中外国之計遂連
夜修了一道阻佛骨表章這日早朝正要上本正逢有下命
排鸞駕迎接佛骨韓愈聞聽急言且慢臣有本上唐王就宣
韓愈上殿這韓愈隨旨上殿品級台前跪倒叩頭流血呈上
本章內侍接過送到龍書案前唐王展開以看寫的是
韓退之重頓首懇切進諫 今我有一本章冒犯天顏
求我主開鴻恩赦臣不死 我纔敢奏明了佛仙異端

只要汝說的有理有何冒犯說罷又往下看

自古來堯舜道孝悌而已教世人習仁政效法先賢
孔聖師何不言怪力亂神這原是不信神即無神仙
湯文武並堯舜皆是聖道一旦的帝王政至今相傳
爲何的不傳留佛仙事業爲的是異聖道即有所偏
今番王進佛骨爲滅聖教大意中迷惑這中國女男
若迷的中華國皆信邪念他暗中來侵奪我主江山
再說是佛家法原與西番在中華不同聖既名異端

請我主細審察番王詭詐依臣諫斬來使絕其計焉
出聖旨曉諭那朝野上下有信佛有信仙重加罪愆
天下人皆遵着堯舜之道法孔聖效周公天下平安
若無這聖道鎮中原早亂盡學習佛與仙早屬西番
萬歲爺若信了番王邪術眼看着大唐國華夷變遷
唐憲宗看到此怒拍於案朝堂中出佞臣傲慢佛仙
有寡人最爱的佛仙慈悲汝慢佛即慢君罪難永寬
孔聖師固然是萬世師表皆爲他理寬廣無不周全

在周時他還去問理老聃 他也稱李老子真有龍焉
 孔聖師也會說西方有聖 這也是註家語孔師新言
 叔梁紇為求嗣尼山祝禱 為求嗣拜佛仙禮盡其虔
 上天爺感其誠差水老降 送麟子明聖理暗明佛仙
 大成聖雖生知並不自滿 周公才若驕吝亦不可觀
 子不語怪力神記者所記 因世人識見短詔媚多端
 也因人不懂的神道高妙 非穷理至極者難與言天
 汝重聖滅佛仙汝性偏執 不懂的三教道理皆一源

今上表慢佛仙即慢聖教 又欺君太柔懦罪犯天顏
 唐王命愈分別氣愈上面 汝既忠就不該傲慢龍天
 急分咐御林軍將他綁下 即刺的斬其首正王法嚴
 且說聖旨傳下御林軍將韓愈推下金殿綁出午朝門就要
 開斬要知吉凶下回分解

玉陽真人讚

自古三教一脉傳 奉天勅旨降塵寰 皆明古聖渡世界
 理補其缺湊合全 後世愚徒生偏執 互相爭勝造謠言

身命寶金 卷三
謗佛造罪看韓愈 喪家失業受顛連

第十九回 慶佛滑唐王大悅 道貶謫文公悲哀

世界好似一局棋 各相爭勝弄心机

一步走錯陷羅網 後悔從前心痴迷

不如早尋脫身路 步登紫霞樂天衢

強其貪恋恩合愛 枷鎖牽連傷元軀

却說韓愈上本阻接佛骨又謗毀佛教怒憎唐王將他綁出
就要問斬合朝文武皆上殿保本俱言韓大人雖冒犯君顏
毀謗佛骨亦是爲國忠心並無他意求萬歲念他舊日功

勳將他赦回纔是求我主細察唐王道韓愈欺君滅法罪諛
斬首何況謗毀佛仙謗佛卽同謗聖並不懂多聞闕疑多見
闕殆孔聖師尙重佛仙何況後輩也今看衆卿之面把他赦
回寄在邢部監中若番國果有犯邊之意將他赦出免其罪
愆若無奸謀再作定奪文武官員謝恩下殿唐王又傳旨合
朝文武皆去迎接佛骨衆官員領旨接出長安城外十里亭
前各保佑佛骨進城命使者入館歇息明辰唐王登殿宣番
使上殿番僧隨旨上殿兩手捧着金漆盒祥光耀空番僧跪

在金殿口中就摩訶起來了唐王也不知他說的話通使急
傳言呈上佛旨內侍接過金漆盒放龍書案上唐王掀開細
看只見尺餘佛骨瑞氣靄靄金光千條清香扑鼻不覺龍心
大悅急離龍位忝拜佛骨以畢又細看番王表章上寫道

番國王名阿難前來叩見 重頓首百拜叩唐王面前

因我國年荒歉國家困窮 數年間未進貢罪不容寬

叩懇着大唐國聖君明鑑 開鴻恩赦臣罪三生幸焉

今來進佛寶骨略表愚念 這原是西方聖脫殼昇天

這佛骨祥光罩佛光常現 竟年間皆如春不熱不寒
佛國中君與民念佛穩心 亦不憂亦不慮極樂無邊
釋迦佛脫殼昇遺留佛骨 誰供奉就能得太平豐年
因此的我去請佛骨供養 我番國纔年豐沾佛恩寬
番國民皆學着念佛爲善 文武官與庶民皆敬佛仙
臣今日將佛骨前來進獻 惟望這中國人皆享平安
尊唐主莫輕慢佛骨尸骸 倘誠心有所求無不應念
唐王看罷番王表章心中更悅急傳旨將佛骨請佛骨祠供

養每朔望朝拜祭祀又賜御宴款待來使又賜以金珠彩緞
免番王三載朝貢又修一道回表打發番僧回本國去了不
題唐王又傳聖旨曉諭天下庶民人等俱要敬佛仙不須輕
慢毀謗違者命各方本縣責罰聖旨一下天下人民無造謗
生詐者唐王又將韓愈宣上金殿韓愈跪在品級台前叩頭
見駕唐王一見心中怒發道汝言番王來意詭詐汝看這番
表意奸從何出朕若听信汝言豈不失各國之和失了和氣
豈不是亡國之由汝不細察妄造佞言謗佛欺君慢法汝罪

身仙金 卷三
諛斬首念汝功勳老臣看衆卿情面免去死罪貶汝爲潮州
刺史潮州早有文書到來海中出一鱷魚長長作害人民無
法可治汝覺才高降除此害再將功恕罪再加昇賞潮州離
此八千餘路限三月到任若候限期仍問斬刑亦不須代家
眷只須帶二役即可卽刻起行說罷唐王退朝而去韓愈聞
言心甚悲痛有冤難訴無奈下殿來了

韓文公下金殿心中悲哀 見文武衆官員皆傷情怀
今聖上爲何的心中昏懈 最不諛貶大人去受苦災

聖旨下有誰人敢去分解 韓大人暫包含暫屈心懷
等聖上心喜時我等再保 奏明了其中情赦汝回來
細看起在朝中難長安泰 還不如庶民人安閑自在
韓愈說謝衆位費心解勸 等日後再叩拜衆位恩懷
又思想我奏本爲國安泰 非是我怀私心光圖名來
我今年六旬餘受此因哂 到路途有好歹誰問明白
思想起太傷心淚流滿面 哭的是此一去難保安懷
傷嘆畢回家中叮囑安妥 預備着向潮州去遊陽界

回家中見老幼更覺傷嘆
止不住淚珠滾濕透襟懷
合家人見情景無不悲痛
林英女勸叔父莫要悲哀
萬般中皆是命總要忍耐
一路上善保養免愁胸懷
杜夫人勸老爺不必愁悶
若早聽侄兒勸早脫此災
韓退之聞此言怒氣難解
到此時還講甚邪術情懷
我爲國苦盡忠並無他怨
汝婆媳多勞心治掌家財
囑家奴合院公盡心操持
內外的要檢點莫惹禍災
正言間那林圭來家看望
有韓愈急打躬受我拜哉

林親翁多費心長來看顧
憐念我無人烟多操心懷
我一去全望汝照顧內外
等日後再叩謝賢兄駕台
正囑託合家人家丁來報
衆老爺來餞行急去安排
韓退之眼含淚又到前院
又多謝衆同年多費心懷
衆文武各滿斟餞行喜酒
此一去功必成喜自天來
韓退之口稱謝衆位吉語
等功成重相會再拜衆才
口言罷又招着諸位使禮
望衆位多酌顧我家庭牌
憐念我無人丁婆媳孤寡
憐念我無兒女甚是苦哀

怜念咱同年情兄弟和偕 可伶我老運低受此貶謫

眾文武勸韓公不必悲嘆 汝自管放寬心莫慮心懷

汝家庭有我等長長照管 在同朝如一家汝莫徘徊

勸大人吃几杯寬心喜酒 我等眾畧盡念來敬兄台

韓退之無奈何勉強飲酒 忽然間聖旨來催逼走開

韓文公見此情淚珠下滾 不出的放悲聲甚覺悲哀

合家人見情景無不悲痛 只哭的老文公哽咽痴呆

杜夫人來送行哭聲震地 嗚老爺免悲痛路上安懷

只哭的林英女哭出內院 嗚叔父多保重細心安排

只哭的眾家奴東西不變 只哭的眾侍婢如痴如歎

只哭的眾官員傷嘆不已 只哭的眾親友淚流滿腮

只哭的那張千合那李萬 他二人如斷腸痛傷情怀

只哭的眾鄰舍悲嘆不已 見此情坐官員不如民哉

韓文公只哭的難上駿馬 上了馬只哭的馬蹄懶抬

又嘆道我這是為忠君國 苦奏諫君發怒惹下禍來

眾親友急勸解不必過痛 放寬心養身體總顯賢才

那張千合李萬牽馬前走 衆文武合親友送出城來
十里亭酒淚別兩相分手 韓退之主仆三奔走無埃
走一程又一程曉行夜住 一心裡立功勲感君恩開
到那時方顯我忠心耿介 不枉我爲國家費盡心懷
倘或者再昇到當朝一品 也不枉苦盡忠苦去甜來
且不言韓退之忠心不改 不同心脫俗累神暗吟咳
韓仙真空中望也甚悲嘆 嘆叔父太痴迷被塵所埋
到此時還不惺夢中所告 光貪戀假富貴自找禍災

我只得在途中暗暗點破 苦難中在勸他可回心來
長言說富貴中心無愁嘆 困苦時受顛險心生道懷
我先到家庭內去渡蟠母 養凡休修性命好脫塵埃
駕祥雲不多時來在府外 變一個瘋狂僧門前化齋
敲木魚口摩羅念觀自在 衆家奴心煩燥不住吟咳
急問這小師付你化何物 我與你去稟報你快說來
和尚說我化汝全家修道 莫仗恃假虎威自種禍胎
汝合家眼看着天加苦厄 不早修怕的是滅門禍來

身何寶金 卷三
衆家人聞此言心中發怒 罵一聲這禿驢太也邪歪
你真是不睜眼看是何地 稟太太他知道定將汝責
那和尚不住的笑氣迺面 汝這些蠢奴材莫仗勢來
汝老爺若非是毀謗佛老 怎遭這天譴罪受此苦哀
你不曉萬歲爺出旨告誡 謗佛仙立刻的送衙重責
衆家人聞此言不敢爭吵 怕的是與主人惹出禍來
我老爺爲輕佛貶出閨外 惹下這場天禍合家悲哀
只得去稟太太細告明白 任太太怎分咐開消他來

老門公口說罷走進內宅 見太太忙跪下訴說明白
府門外一僧人化的太怪 他化咱合家人修道心懷
我略說几句话叫他快去 他開言竟說些仗勢說來
求太太怎開消打發他去 莫叫他在門外喊叫怪哉
若知道怎分咐下回分解 大約着老太太回過心來

真武大帝批讚

世人盡被私欲蒙 假相能墜真形容 看透得福且慢喜
福是禍根要認清 須明禍來非真禍 禍中逼出佛仙翁

苦盡甜來歸樂境 遨遊天堂在春容

濟仙曉塘批語

苦勸世人早結緣 脫却紫衣修性元 無罣無碍觀自在

在塵出塵凡中仙

第二十回 瘋顛僧韓府送書 韓退之難逢佳音

三教眾祖渡塵寰 苦勸迷輩脫孽緣

無知愚徒妄生謗 暗中遭譴減福田

却說韓仙變一瘋僧、在自己府門化緣眾家奴不敢多言急報與老太太知道、杜夫人道、汝到外邊去說、我家老爺被皇王貶出關外、合家朝夕哀痛、那有心學甚麼修道、等汝少爺還家、合老爺俱回、我合家奉佛修道、不作官了、免的受此驚懼、此時不能安養、汝急去告、那僧師自然他就去了、老門公

遵命來在門外告於那和商韓仙暗想此時若不設法渡脫
媾母再過此時就難渡了想罷隨大聲言道汝家老太太太
癡迷了汝家老爺合你少爺若死在外邊莫非老太太也隨
他歸陰不成說罷就向門內闖來老門公攔他不住道汝莫
亂走吾與汝通報那瘋僧這纔止住老門公又報與老夫人
知曉那杜夫人聞言隨起身來自府門怒道

聞傢丁去稟報心中煩惱 那來的野和尚如此惡豪
就算是皇王家敬重佛教 也不該仗勢力來欺懦弱

最不諛惡化緣在此喊叫 這禿驢敢在此惡言橫豪

汝仗恃皇王爺出下旨告 竟忘了佛慈悲救人心稍

因皇家敬重佛憤起僧道 仗佛法欺良善豈無律條

惡化緣卽同那惡類凶虐 並不懂古仙佛善感人曹

能感的世界人甘心施捨 能勸的人惺悟不將惡學

能勸的人改過回頭修道 或修佛或學仙學脫塵囂

能勸的大千界善風四起 能勸的無惡党喜悅天曹

能勸的世界人皆明果報 皆知道遵佛法皆把香燒

能勸的夷狄人亦遵王化 皆化成佛仙果鳳鳴人曉
這纔算出家人當盡的事 纔顯出佛慈悲佛光普照
果真的如此辦大功成就 自然的性登蓮脫出塵囂
也不枉皇王爺尊重三教 也不枉出聖旨曉諭人曹
吃十方穿十方這纔不虧 你何必淨學這訛詐霸條
不思想空吃穿十方廟地 豈無有循還理報應分毫
若念經單口讀先把罪造 你還說念經卷超渡陰曹
哄弄的迷俗人信汝邪說 汝仗經哄錢花心無善條

到陰司少不你地獄惡報 再轉爲畜生道將人賊消
汝這個野和尚還來發暴 不走開還在此惡化凶豪
忙分耐眾家丁使棍打出 再如此我合你去見分曉
非是我打僧道無有善念 皆因汝惡口惹莫怪年高
眾家丁聞此言一齊來打 把一個瘋和尚喜在眉稍
遵一聲老夫人且莫發怒 眾家奴且退後聽吾細學
我原是韓湘子差我來到 差我來送書信告訴分曉
先囑咐汝合家莫要憂慮 他暗保韓大人不受苦熬

但等着大功成位昇極品
感化的皇王喜赦回故郊
還囑咐汝婆媳速急修道
莫同那韓大人受此苦勞
皆因他輕佛法上天罰罪
逼着他歸元機去到九霄
老夫人早悟惺早脫塵網
不早修怕的是後悔難描
杜夫人聞此言怒氣變喜
我此時也悔悟不戀塵囂
可惜我老年人精神氣散
學修行也不能鍊到清高
那瘋僧尊夫人莫推年老
把書信遞於你細看分曉
那和尚口說罷告辭去了
老夫人留不住去如雲飄

不多時不見了和商踪影
老夫人回內宅細將書瞧
書皮面寫的是湘子百叩
問嬌母台駕安福壽齊高
却說杜夫人見和商去無踪影
無奈只得回內宅細看是何
事拆開一看寫的是

侄兜頓首百拜叩
叩問嬌母身體安
兜聞叔父遭謫貶
南去潮州路八千
為兜一陣心悲嘆
悲嘆叔父受顛連
不聽侄兜來勸化
貪戀假相被牽纏
早惺脫開枷鎖去
那有這場苦熬煎
光知貪戀名合利
不知亢龍有悔懺

誹謗佛仙既輕聖 不懂三教是一源 因此上帝心發怒

暗中減去大福田 今雖遭貶方無碍 先告媪母莫望牽

兜在暗中常護佑 護佑叔父無灾愆 早晚勸他皈覺路

合家同修道迺仙 今先告囑媪娘知 養心養神養性天

鍊成三寶合一體 莫推年老悞性元 急急修煉莫埃遲

修鍊要訣在玄關 收視返觀祖殼內 百脉凝聚黃庭間

視聽言動皆戒妄 莫教妄心傷性元 任憑家事紛紛擾

穩心不動任麻纏 千萬莫忘書中語 日後打查對號籤

再囑林英賢妻聽 長長溫養仙真顏 婆媳常證道中驗

常勸媪母修丹田 見善必為培道果 印送經書勸塵凡

天堂最重此善事 培植已道丹易圓 媪母與妻牢牢記

莫忘我囑切要言 不必多叙望細察 有時合家同登仙

却說杜夫人同林英皆看明白 林英又把修煉之妙景告明

杜夫人也甚悔悟從此也立志修養不題 且說韓愈走了月

餘之間正是秋末冬始北風颭颭甚是淒涼同張謙李萬三

人不住的悲歎交集情景難堪

韓退之急催馬直奔路逞 有張讖合李萬緊緊隨行
正逢這冬初時天氣寒冷 不住的朔風吹冷如寒冰
主僕三眼含淚心暗愁嘆 到何日纔到了潮州縣城
再說是這山路崎嶇難走 山連山嶺結嶺甚是勞形
可憐我爲國家勞苦不定 爲盡忠直使的心血如崩
諫聖主阻佛骨非爲私意 怕的是外國人內藏奸情
這其中真也是令人疑悶 他爲何拿佛骨來進貢奉
分明是引中華皆入佛教 皆歸佛西番國就來爭鋒

我看透番國計去將本上 不料這唐王爺迷其邪踪
若到了後悔時怕國不穩 我一人證不過滿朝公卿
那知道朝堂中盡隨風倒 盡是些讒諂諛求取華榮
滿朝中文武官趁機向外 無非是圖君喜好把官昇
眼看着中華國變爲番國 無識人夏變夷自我頭疼
並無有爲國家致身事君 盡是些隨臣輩妄吃皇俸
也是我太耿直苦盡忠念 直落的骨肉離各不相逢
直落的我主僕奔走寒徑 正逢這寒冬時甚覺苦情

看起來也是我老命甚拙。我不怨皇王爺貶謫潮城。
惟怨的我任免癡迷不惺。不歸家到教我常呈心中。
我又被萬歲爺貶出在外。直落的一家人你西我東。
韓退之正愁嘆奔走路徑。迎面來一牧童歌唱而行。
手牽牛口唱曲任意自在。看起來還勝我陪伴朝中。
韓退之見牧童有些樂趣。不住的連聲嘆愁悶在胸。
向前走分不清那是正徑。高叫聲牧童哥指教正踪。
那牧童用手指這乃正路。向潮州走中條謹慎而行。

山坡中湏多的妖精魔怪。只要汝細審量分清其情。

牧童說明歌唱而去歌曰。

叫聲迷路人要爾細聽真。深山陰風起雪飄迷路津。
不見招牌店行人似斷魂。虎狼山中叫來往傷行人。
饑寒並苦惱折磨被難人。志向若不穩財色迷靈根。
準備失陪伴三中剩一人。馬陷澗中死幾希命歸陰。
千萬魔難考逼元性皈真。皈完劫難收可要細搜尋。
牧童歌罷去而不見。

韓文公主僕三失迷路徑
那牧童指明了纔認真情
那牧童歌唱的指這說那
唱的是鬼狐語聽不分明
韓退之急催馬只得前走
漫漫的尋路徑奔走不停
跣山嶺越江河心驚不定
惟恐的山路墮在澗坑
不住的北風吹甚是寒冷
陰雲起天昏黑日無光明
不多時雪花飄紛紛下降
主僕三見情景更添愁容
向前望望不見來往人走
山路險不敢慌只得慢行
望不見那裡有招商旅店
又不見那裡有庄村人丁

他三人只得是耐心前奔
顧不的風雪飄吹面難行
顧不的山路險高低曲徑
只得是由龍馬慢走不停
直走到天皆黑不見路徑
遠遠的見山傍射出燈明
見燈光知道是有人家住
他三人見庄村暗喜心中
韓愈道喏三人不可停步
到那裡借宿處明日再行
他三人不多時來至庄外
黑暗中看不見庄內人踪
進庄來見燈光在大門下
大門下還坐着兩個家丁
韓退之急下馬向前叩問
汝主人在家否請汝傳聲

就說我行路人失迷路徑 找不着招商店借宿暫停
二家丁聞此言急向內稟 不多時出來位年邁老翁
見韓愈走進前躬身使禮 等了你一日整纔來此停
問的個韓退之直是發怔 他說話令人悶內有隱情
那老翁叫家丁將馬牽進 你主僕快隨我速到中庭
韓退之進門來仔細觀看 有樓臺有殿閣甚是精明
中庭內擺列的甚是齊整 方坐下獻上茶酒飯齊行
吃完飯這纔問你老貴姓 適纔間說的話我甚不明

那老翁見他問笑垂滿面 你聽我告大人其中情形
我姓金字清廉是卑名號 自幼來並無兜絕戶門庭
有一女招佳婿他夫婦亡 撇下了兩個女甚是嬌生
自年小有先生批就八字 他命中尅父母不該受窮
他兩個該配與在朝官員 至今日也够了十幾餘冬
兩孫女是雙生二十一歲 並不見有官員來求親情
昨日間那先生又過此處 又細算他說是今朝相逢
又說他兩個女該配一夫 到後日生貴子榮耀朝中

他說道此大人遭貶到此 他名叫韓退之年老心忠
我適纔見汝來大料就是 你明告且不可暗昧真情
韓文公聞此言笑容可聚 我却是韓退之從此而行
我年到六旬餘令愛年少 其中理太不和你老量情
金清廉尊大人不必推脫 我一家皆情願難將命更
韓大人你不必嫌我下賤 我先祖是中堂在朝揚名
我兩個外孫女也甚貴重 有沉魚落雁容又甚聰明
金清廉口說罷又使一禮 望大人莫推脫錯過美情

要知道韓退之許與不許 下一回再著明其中情形

碧霞元君讚

昇仙寶錄乩傳音 指明元跡洩天真 金丹九轉玄機語
明露卷中收元人 千經萬典不外此 點破黃梁喚迷津
立志脫去俗孽累 步登蓮舟超凡塵

第二十一回 貪財色文公遇害 忠主人李萬逢吉

佛性仙靈墜塵寰

逐日爲這假相纏

元神盡被骷髏喪

魔撮心竅損真顏

幸虧三天立皈一

衆祖借乩來收元

傳書送信開荒徑

有緣佛子登蓮船

却說金清廉勸韓愈招贅韓愈心中暗想莫非我運氣來了
我正無子嗣不免就此應允等天清雲收帶着夫人上印豈
不兩便也是一大吉兆也想到這裡便開言道

口尊老翁仔細聽 不嫌老夫年邁更 就此使禮謝親眷
叩拜也是禮當應

金清廉急慌忙向前拉起 卽應允何必的行此大禮
韓大人卽應允就此婚娶 到明日是良辰莫悞吉期
到天晴我送汝夫婦上任 專等着皇王赦再回故基
韓文公聞此言心中暗喜 喜的是我六旬又得雙妻
也是我韓門中陰德浩大 天不絕韓門後該有子息
他二人說多時金翁辭去 到內院去預備明天吉期

一夜景且不題各自安睡 到天明院內外治辦整齊
大門上掛紅彩公燈掛起 內外的打掃淨等候連理
不多時一家丁來請韓愈 到內庭拜花堂完畢婚娶
韓退之急整齊衣袍冠帽 隨家丁來內院交拜行禮
拜完了回前庭金翁陪伴 忙分咐賞賜這合院侍婢
且不言韓退之心中大喜 再說那韓仙真去拜二師
却說韓仙渡脫孀娘以畢 同在終南山見了二師稟明二師
皆言汝同藍仙採荷 再去渡汝叔父此時正遭魔困若不急

吳仙寶錄 卷三
速去救難免被毒狼所害再者一路之上須多魔難就機渡
他回心也是汝盡孝報德韓仙藍仙同謝師恩領師法語離
了終南朝陽洞駕起祥雲直撲梅魁山毒狼坡而來

韓仙真藍採荷駕起雲端 遠望着梅魁山毒狼坡邊
不多時見毒狼坡前聚會 毒狼精變人形傷害痴男
那狼精叫羣狼各聽我令 今大喜各得要拜我尊顏
到晚間賞汝等吃人骨肉 今遇的這三人皇王命官
韓仙真在空中聽見狼語 不由的心內惧怕父傷殘

正言問天昏黑星辰不見 韓文公色慾動腹內輾轉
只見的兩了環來請貴客 請牛郎度鵲橋織女同眠
韓退之隨侍婢進房細看 果然是二佳人傾國色顏
二佳人急接進請君快坐 忙吩咐治酒餚速整杯盤
二佳人親執壺讓夫飲酒 不多時韓文公酒醉如攤
二佳人同侍婢將他捆綁 將韓愈高懸起等衆來殮
韓仙真同藍仙看的明白 速急的來洞中降除妖盤
用慧劍斬退了羣狼逃走 急來到後洞內仔細察觀

且說韓仙採荷到了後洞只見叔父高懸遂向前漫漫的將他放下文公仍然昏迷不醒二仙將他拾出洞門放在松林以下用慧劍斬斷一身繩鎖又使神法着他吹氣一口不多時文公甦醒過來心中仍迷住竅睜眼一看不見二位佳人又不見房屋樓閣冷冷清清在松林以下仰臥心內警慌急忙起身見二位小道童站在面前便開口道爲何將我移在此處汝二人在此何幹二仙道

汝爲酒色迷心竅貪名圖利受顛倒非是我來將汝救

骨肉盡被毒狼咬 此時再不同心轉 準遭困苦無處逃

張千現被狼吞嚥 只剩李萬魂空飄

說罷二仙各飛空而去韓愈正待開言杳然不見道童那裡去了心中疑惑不定遂轉步走來看見前面一洞洞前現有馬匹在此急來進前又見李萬墜在洞門外傍邊有一堆尸骨心中更覺警慌遂將李萬叫醒那李萬大叫一聲快救人命罷睜眼一看見是老爺來在面前心中畧定神思說道老爺可不好了文公道爲何這等形粧不見那張千他在何方

李萬道從老爺進內院，光顧你老人家歡喜去了，不料來了四五個狼，將俺二人圍住就咬。幸虧我的氣壯，將狼推開，衆狼就將張千捕倒，不多時將他吃了。又道：「怎不見樓房人丁呢？」咱怎麼來此石洞？韓愈聞言，心中更覺羞愧，遂口道：「咱今遇見狼精了，幸虧你我逃出，咱快走罷。若再來就難脫毒狼所害，快走罷。」

韓大人急慌忙乘馬前行，那李萬背行囊速離禍坑，顧不的風與雪紛紛不定，身又冷心又寒，胆戰心警。

我自幼心正直，不走邪徑，爲何的今被這毒狼迷踪？若不是二道童前來撻救，這老命終難免狼吞腹中。莫非是人老了心志昏迷，我因何闖在了是非之坑？那張千被狼吞實是可痛，幸逃出李萬來伴我遠行。我今日遇此難，甚是奇怪，又不敢對人說羞悶心中。只得是急催馬再奔前徑，也不知離潮州還有幾程。他二人行說着往前正走，又看見一猛虎跳出山中。那韓愈直嚇的魂飛野外，那匹馬見猛虎跑的真凶。

那猛虎見韓愈騎馬逃走 就照着李萬來擰尾使風
那李萬捕倒地就要吞吃 忽聽的虛空中大哈一聲
你這個孽畜生莫將人害 還不快歸山去隱汝惡形
那猛虎見神靈前來護救 急忙的捲虎尾去無影踪
空中神原來是本山山神 奉仙命前來救韓府人丁
把猛虎哈退了又顯神術 將李萬托空中刮起神風
不多時送在那洪濛山頂 落山上將李萬放在流平
那山神歸本位隨風而去 再說那三教堂扶藥訓明

且說那洪濛山三教堂中清溪子、悔塵子、通慧三人從送那
湘子以後、回寺每日參悟、乩訓妙理、就遵訓而行、二六時中
並無缺欠、這日三人又請祖師借乩教訓、

太上仙師乩云

先天大道借乩傳 三子敬意聽師言 清靜靜動志率氣
慧光照透三界天 吸吸原是煉性根 學仙存守聚玄關
精化爲氣在純靜 如同皓月空中懸 洞徹天地人三界
無不光明似廣寒

上壇先得拜無生 求母慈恩百脉通 心果穩住用武火

焚燒魔怪衆妖靈 降伏全在意不散 志堅掃除羣陰情

月光時照滄海底 海底尋珠細黍形 水中撈月卽此景

萬緣難動靜中空 長教慧光照天界 明白 王帝 慈悲容

照透無極光明殿 觀見慈母戀兒情 下照十殿陰曹府

問君判斷無私刑 中照成已人心意 貪真痴愛詭詐情

誰學迹脫無限苦 刻刻着意老返童 煉熟通天徹地法

撥陰復陽換形容 身中三尸俱迹走 三昧真火燒無情

大漢如雨凡体透 元氣動於無極中 聯準子時急入手

不老不嫩携藥行 鼎爐封固牢持守 莫令走洩妄費功

此功不過三十六 煉完再求祖傳明 結丹妙法神相助

也得自己功煉成 寫畢又告曰

汝三人細聽師言 去到山頂救有緣 此人乃是網中漏

也因方寸種福田 莫負祖言莫負祖言 寫此停乱

三人叩送畢 細參祖師訓語 教去山頂結緣 心中拿悶 也不

敢違訓 三人同出寺院 去到山頂看是何事 到了山上 看見

真仙寶金 卷三
一 人身臥山頂。近前一看，就如死人一般。隨喚了幾聲。等了多時。只見那人醒來。口中言道：「可嚇死我了。」三人急言道：「我們來救汝命，莫害怕了。」那人睜眼一看，只見三個人跼立面前，不見猛虎，也不見老爺去向。不住的眼中落淚，口叫蒼天。他三人齊言：「汝且莫哭，汝是何方人氏？怎麼來此？」李萬言道：「汝聽我把苦情對汝講來。」

那李萬眼含淚，口叫蒼天。我原是長安人，當差應官。我老爺名韓愈，心過耿芥。諫君王惹下禍，貶在外邊。

同老爺領文憑，前去上任。路途上遇狼精，及乎命捐。也是我大老爺心太痴戀，謗仙佛纔惹的天降禍端。幸虧有福神靈前去護救，逃出了我主僕無被狼食。我夥伴名張干，被狼吞嚥。我主僕幸逃出急奔陽關。顧不的風與雪寒冷難走，為的是求功名奔走山川。正走着又遇見一隻猛虎，將我來捕在地就要吞食。也不知是怎麼來此山頂，也不知我老爺逃命那邊。越思想越傷情，淚流滿面。也是我命中造該死此山。

且說李萬告訴一遍，越思越悲。僧俗三人道：汝卽逃出性命，何必過哀。汝卽是韓愈舍人，可隨我等卑處歇息，再作道禮。李萬聞言，只得尊從。隨同三人到了廟院，進了禪堂，恭拜聖像，皆讓坐以畢。三人又問道：汝少東人韓湘，投奔終南，可有回信否？李萬道：三位師付聽我說來。

從那年少東人投奔終南，合家人皆傷悲，哭叫蒼天。他一去數年間，回家探信，又勸化合家人同修道緣。勸的那一家人皆回心信，惟老爺心執，謬不信佛仙。

少爺說不急，速回頭脫俗，怕的是到後日苦楚難言。到如今也應了他言相勸，我老爺仍迷俗不結仙緣。因進忠諫，唐王不接佛骨，上表文謗佛法，造下顛連。看此事我少爺成仙是實，悔從前無跟他去向終南。到此時受這些困苦顛險，這皆是爲名利惹來禍端。細思想這紅塵真不可戀，數月間我身心勞如灰烟。到不如歸山隱去學修煉，不望利不圖名不愁女男。但只是無依靠不能修道，求三師指一條修煉根源。

我看汝皆不是迷俗之客 皆抖有紅光現面如佛仙
我情願常侍奉早晚陪伴 果收俺爲徒弟恩同地天
說罷了就跪叩求師恩點 可憐我難中人心誠意堅
我若是心存着狠毒心念 到日後被雷誅決不容寬
他三人急開言教汝且起 不嫌這寺清淡就在此間
每日間內與外掃除潔淨 再學着敬神靈修養心田
且不可起俗念失了清規 念不斷你不必留在寺間
我寺中不收這戀俗愚輩 不收那忤逆子不收奸貪

李萬道我情願遵規不犯 聽師教任師管不敢違言
且不言這李萬寺中修煉 再說那韓退之奔走山岩
見猛虎只嚇的魂飛魄散 顧不的山路險高低深淺
急催馬直跑的渾身是漢 回頭看不見那虎在那邊
心稍定緩緩行且等李萬 直等的天昏黑不見來焉
就知道被虎傷心中悲嘆 可叫我怎行逞去奔陽關
再遇着狼與虎難保安便 我一人孤單單甚覺傷慘
天又黑看不見山中曲徑 又不住雪紛紛風吹體寒

身仙寶金 卷三
看不見高與低深深淺淺 看不真那有個庄村人烟
看不見那裡有來往人走 看不見那有個寺院觀庵
只得是任馬走垂韉莫緊 漫漫的順曲徑去找村圍
直走到二更時見一破廟 韓文公急下馬進前去觀
廟後邊有一所茅屋破院 急開言叫一聲內有人焉
只聽的裡邊道誰人叫喊 我這內無閒處莫在此間
且說韓愈聽的裡邊有人心中甚喜又道你老快開門救命
罷那人聞言說此非庄院向前二里之遙卽是庄村可去罷

韓愈只是苦口哀告那人無奈將門開放韓愈牽馬進了破
院把馬拴在茅簷以下隨那人進屋一看窗櫺無紙雪光燦
然微見草堆一個細視並無床帳也無衣衫韓愈無奈在草
堆坐下要知夜景下回分解

此上本經略以是十回公候
 然於其年款一即無所定無亦非也
 其書論詳亦未嘗以不測極人故或一
 其書只覺其一二處必謂人非其
 ...
 ...
 ...
 ...
 ...
 ...

